



《台語文運動：訪談暨史料彙編》2008:269-296

楊允言、張學謙、呂美親主編。台北縣新店市：國史館出版。

7. 洪惟仁—台灣閩南語趨勢變化調查

時間：2007年5月2日

地點：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主任辦公室

訪員：呂美親、潘科元、黃閔綜

錄影：洪敦謙、吳儀珊

整理：呂美親、潘科元、黃閔綜

出生於對傳統藝術有興趣的家庭

我是嘉義新港人，我出生在小生意人的家庭，我爸爸是布店的老闆。我出生在小生意人的家庭，我爸爸對音樂很有興趣，他自己組了一個樂團，每天都有人到我們家來演奏！他們都演奏「廣東樂」，所以一些廣東曲目的譜我都會看。我是傳統音樂家庭出生的，樂隊裡都是在敲木魚，我

我是嘉義新港儂，我出世佇小生理儂的家庭，阮老父是布店的頭家。我出世佇小生理儂的家庭，阮老父足興趣音樂，家治組一个樂團，逐日攏有儂來阮遐伴奏！您攏奏「廣東仔樂」，所以廣東仔樂「上ㄨ工六(siāng,

差不多四、五歲的時候，人人都叫我「木魚仙」，那時我等於是在做指揮。可以說在我爸爸的陶冶之下，我對藝術最有興趣。

我爸爸很會寫字，所以我的毛筆字也很好。從小就會寫毛筆字，我爸爸過年時都會去賣門聯，我就會去幫忙賣，幫忙寫。我小學一年級時，就發現我很有藝術天份，每次參加畫圖比賽都得第一名，所以我的美術老師林惠美老師希望以後可以栽培我去讀藝術。

我小學畢業時爸爸生意失敗；爸爸媽媽就去北部發展，我第一年沒有跟他們一起去，和我哥哥住在舅舅家。初一時，都無心唸書，很想念父母，讀到成績「滿江紅」，到最後還得重考。

tshe, kong, liu)」的譜我嘛會曉看。我佇樂隊攏是咧 kâng 擷「khòk 仔」(木魚)，我猶四、五歲仔，儂攏叫我「khòk-á 仙」，彼陣我著等於塊做指揮。會使得講佇老父陶冶之下，我對藝術上蓋有興趣。

阮老父閣真爻寫字，所以我毛筆字嘛蓋好。我自細漢著會曉寫毛筆字，阮老父若過年的時攏會賣門聯，阮著去共伊鬥賣、鬥寫。我國校一年仔著發現家治有藝術天份，逐擺參加畫圖比賽攏著第一名，所以我的美術老師林惠美老師希望栽培我後擺去讀藝術。

我小學畢業的時阮老父生理做了失敗；老父老母著去北部發展。我第一年無綴恁去，恰阮阿兄帶佇阮阿舅恁兜。讀初一的時，攏無心讀冊，



我媽媽在萬里擔任衛生所的一個助產士。我去跟她們一起住。重考，考進去基隆二中，在基隆二中的時候真的很快樂。我在萬里真正學會游泳，每天放學回家書包一放，就跑去游泳。我很會游泳，有一次從萬里一直游，游到野柳，下午開始游，游到那裡，天都已經暗了，回家看不見我的父母，原來他們都去海邊找我的屍體了。那件事情使我感覺自己很有冒險精神。

我初中就開始興趣寫作。那時候有一本《野火》雜誌，我是通訊員，看那些雜誌不用錢，我開始學寫作，想要做一個作家，也曾在報紙上發表新詩。讀高中時我寫了好幾本小說，迷到老師在上課我在下面寫小說。手稿都留著，沒有出版。但是後來成績

足數念父母，讀甲成績「滿江紅」，到尾--仔 tsuânn-á 閣重考。

阮老母帶萬里塊做衛生所的助產士。我去佢帶。重考，考入去基隆二中，佇基隆二中的時陣才真正講快樂。我佇萬里真正學會曉泅水，逐日下課轉來冊包仔囡咧，我著是去泅水。我足爻泅水，有一擺對萬里直直泅，泅去到野柳，下晡泅，泅去到遐天已經暗矣，轉來無看見阮老父老母，原來佢攏去海墘仔揣我的身屍矣。彼項代誌著予我感覺家己足有冒險精神的。

我初中著開始趣味寫作。彼陣有一个《野火》雜誌，我是通訊員，看彼个雜誌免錢，開始學寫作，想欲做作家，嘛佇報紙捌發表新詩。讀高中的時陣我寫幾若本小說，迷甲老師咧

越來越不好，那時候真的是放蕩了。

上課我佇下跤咧寫小說。手稿攏有留咧，攏無出版。但是到尾--仔成績就按呢 bái 去，彼陣仔真正是放蕩去矣。

發現自己有語言天才、讀中文系研究台語

好像高二的樣子，我發現我有語言的天才。我們班有一個從日本回來的台僑，坐我旁邊，我就跟著他從あ、い、う、え、お開始學、學唱日本歌。同時我三舅住在我家三個月，教我日語，後來我就自己自修日文，考上大學以後，就看懂了。

朋友有廣東人，我跟他學廣東話；也有上海人，我就跟他學上海話，高中的時候學了好幾種語言，學了都記得。最特別的是我發現到那些同學講的台灣話口音不一樣，一人一種。他們都會笑我講的是南部腔。我就注意到他們什麼地方跟我不一樣，我在那時候就已經會分辨漳州腔或是泉州

敢那高二的款，我發現我有語言天才。阮彼班有一个 uì 日本轉來的台僑，坐我的邊--仔，我著恰伊 uì あ、い、う、え、お開始學、學唱日本歌。同時阮三舅帶阮兜帶三個月，教我日語，以後我日文著家治自修，到考柵大學以後，著看有矣。

朋友有廣東儂，我恰伊學廣東話；嘛有上海儂，我著恰伊學上海話，高中的時陣學幾若種語言，學了攏會記得。上蓋特別个著是我有發現著遐个同學講台灣話的口音無共款，一儂一款。您攏會笑我講下港



腔了。

我就去研究，自己看書，最重要的是連雅堂《雅言》和《台灣語典》。我對台灣話的語源到底是什麼、本字是什麼、口音是什麼都感覺很有興趣。高三的時候，我們的國文老師叫做王冬珍，有一次作文「自由命題」，我就寫一個題目叫做「台灣話的音韻系統」。台灣話的聲母有幾個，韻母有幾個，如何如何，我就把它都寫出來。我從小到大學，都是全班最特別的人。

當時寫這篇文章以後，我們老師就勸我說：「你很有語言天才，你要研究台語很好，你應該去念中文系。」我跟哥哥說老師叫我去讀中文系，他就說：「好啊，你若是要讀中文系，來我們學校讀最好。」我說：「你們

腔。我著注意著您啥麼所在佮我無共款，我彼陣著會曉分漳州腔抑是泉州腔矣。

我著去研究，家治看冊，上蓋重要的是連雅堂《雅言》佮《台灣語典》。我對台灣話的語源到底是啥麼、本字是啥麼，攏感覺足有興趣。高三の時陣，阮有一个國文老師叫做王冬珍，有一擺「自由命題」的作文，我寫一个題目叫做「台灣話的音韻系統」。台灣話的聲母有幾個，韻母有幾個，按怎按怎，我著共伊寫寫出來。我 uì 細漢到甲大學，攏是全班上蓋特別的儂。

彼當時寫這篇文章了後，阮老師著共我講：「你足有語言天分，你欲研究台語真好，你應該去讀中文系。」我共阮阿兄講阮老師叫我去讀中文

那個學校是什麼學校啊？」「中國文化學院，中國文化學院是最好的私立大學。師大那些好的老師教授都跑去我們那邊兼課。」

那時我媽媽在做產婆，收入算不錯，她有辦法負擔這些學費，那時我們三兄妹念大學，一個月要六千元。到最後，我去考兩個學校，第一志願都是美術系。考師大美術系也沒中，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去學，我是有興趣畫圖，事實上沒有學過國畫。

接下來我就讀中文系，我第一志願當然是選台大，第二寫師大，這些分數都不夠，第三個志願我就填中國文化學院，結果被我考中第一名「系狀元」。進去以後，我卻發現讀錯了系，這裡面沒有語言學，也沒有台語。

系，伊著講：「好啊，汝若欲讀中文系，來阮學校讀上蓋好。」我講：「恁迄間學校是啥麼學校？」「中國文化學院，中國文化學院是上好的私立大學。師大好的老師、教授攏走去阮邊咧兼課。」

迄時阮老母塊做產婆，收入算袂bái，伊有法度共阮負擔學費，迄陣阮三兄妹仔讀大學，一個月愛六千箍。到尾--仔，我去考兩間學校，第一志願考美術系。考師大美術系嘛無柵，因為我根本都無去學，我是有興趣畫圖，事實毋捌學過國畫。

繼落來我著選中文系，我第一志願當然是選台大，第二寫師大，分數攏無夠，第三個志願我著填中國文化學院，結果第一名考柵「系狀元」。入去以後，我煞發現講讀了毋著系，



剛好有一個高中同學叫徐清茂，就讀輔大中文系，有一次對我說：「我們有一個老師去我們學校教，是研究台灣話的，學語言學的。你有想要找他嗎？」我就馬上跑到他家找他，他叫做鍾露昇，福建惠安人，他很高興，就收我當學生，我就都去師大聽他的課。

我最主要聽兩門課，「語音學」和「聲韻學」。「語音學」的課，他只有教我看書，拿錄音帶給我聽，他還沒教我，我就都會了。所以我都在做他的「小老師」。他明天要教什麼，下禮拜要教什麼，我「發音圖」就會先幫他畫好了。鍾老師很疼我，他語言學的書都會給我看。我有問題就去問他，變成是師徒關係。

這內底無語言學，嘛無台語。

拄仔好有一个高中同學叫徐清茂，讀輔大中文系，共我講：「師大有一个老師去阮學校教，是研究台灣話的，學語言學的呢。汝有想欲揣伊無？」我著隨時走去恁兜揣伊，伊叫做鍾露昇，福建惠安儂，伊足歡喜，著收我做學生。我著攏去師大聽伊的課。

我主要聽兩門課，「語音學」佱聲韻學。「語音學」的課伊干礁教我看冊，提ㄟ一ㄟ予我聽，伊猶未教著我著會曉矣。所以我攏咧做伊的「小老師」。伊明仔載欲教啥麼，後禮拜欲教啥，我未曾未「發音圖」著攏共畫好矣。鍾老師足疼我，語言學的冊攏會予我看，我有問題著共伊問。變做佱伊是師徒的關係著著啦。

還有一門課就是聲韻學。那時候是讀大二，我只有上他的課而已，整個聲韻學就都很清楚了，那時董同龢的《中國聲韻學》我看了五遍，自己找作業自己做。語音學也是，老師借我一台錄音機，我就自己做實驗，我是屬於天才型的人，自己出作業、做實驗，沒有人教我。

我自己發明「倒帶」的分析方式。譬如說「台灣」，台是 t, a, i, tái, u, a, n, uân。現在我要反過來讀，要怎麼讀？變做 náu, iát, 相反變成台灣的音。如果倒帶聽沒有不自然，這樣表示說我對這個語音的分析是正確的。反過來讀不對，這樣就是你讀錯了。

我記音很準，耳朵很靈，自己做一個表，發現聲母等呼的互補關係，文化學院三年級的「聲韻學」我根本

閣有一門課著是聲韻學。迄時陣仔是讀大二，我干礁上伊的課 niâ, 聲韻學就歸个攏足清楚的，彼陣董同龢的《中國聲韻學》我看五遍，家治揣作業家治做。語音學嘛是，老師借我一个錄音機，我著家治做實驗，我這屬天才型的儂，家治出作業、做實驗，無儂共我教。

我家治發明「倒帶」的分析方式。譬如講「台灣」，台是 t, a, i, tái, u, a, n, uân, 按呢。這馬我欲閣顛倒共伊讀，欲按怎讀？變做 náu, iát, 倒反出來變做台灣。若倒絞的聲無無自然，按呢表示講我對這個語音的分析是正確的。倒反來讀無自然，按呢著是我分析了母著去矣。

我記音足準，耳仔足利，家治做一個表，發現聲母等呼的互補關係。



也沒有去上過課，但在同學心目中也變成「小老師」。

我二年級的時候就去找陳新雄老師討論聲韻學，他說：「哼！你二年級，也懂聲韻學喔？好，我考你，私立中國文化學院，八個字，說出它的聲母韻攝等第，還有古音韻部」我回答得很快，「私，心母字，止攝三等韻，開口平聲」、「立，來母字，深攝三等韻，開口入聲」……，我一下子就說出來了。他說：「上古音呢？」「你要哪一個人的分部？」他說：「段玉裁就好了。」十七部很簡單啊，我就把它都說出來了。陳老師嚇一跳，他以後遇到人就說：「洪惟仁我考過，很厲害。」

鍾露昇老師是留美歸國的老師。人家說：「中文系去美國留學幹

佇文化學院三年的「聲韻學」，我根本都毋捌去上過課，我嘛變做同學心目中的「小老師」。

我二年的時陣著走去揣陳新雄老師討論聲韻學，伊講：「哼！你二年仔，也捌聲韻學喔？好，我共你考，私立中國文化學院，八字，講出伊的聲母韻攝等第，閣有古音韻部」我隨時講，「私，心母字，止攝三等韻，開口平聲」、「立，來母字，深攝三等韻，開口入聲」……，我一時仔著共講出來矣。伊講：「上古音咧？」「你愛佗一個人的分部？」伊講：「段玉裁著好矣。」十七部真簡單啊，我著攏講講出來矣。陳老師驚一 tiô，伊後擺若拄著別儂，著講：「洪惟仁我有考過，足厲害。」

鍾露昇老師是留美轉來的老師

什麼？」在中文系被人欺負。他教的都跟別人不同，後來我才知道他才是最厲害。他是台灣第一個研究方言地理學的語言學家。在中國，也可以算是第一人，他那篇論文也可以算是第一篇的社會語言學的作品。

他也很安慰，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嘛，我是去「旁聽」的，結果他的學生裡面只有我一個走語言學的路，而且還繼承他的衣鉢。

師。儂講：「中文系到美國去留學幹什麼？」佇中文系予儂 tih 臭頭雞仔。伊教的攏佢儂無共款，後攏我才知影伊即是厲害的，伊是台灣第一個研究方言地理學的語言學家。佇中國，嘛算是第一個，伊彼篇論文嘛會凍算是第一篇的社會語言學的作品。

伊嘛足安慰，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啦，我是去「旁聽」的，結果伊的學生內底干礁我一個行語言學的路，而且閣繼承伊的路。

從馬克思主義到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

還有另外一個方向，就是我對哲學的興趣。當時我讀的都是很硬的書，譬如說「哲學概論」、「心理學」、「形而上學」、「佛學」的東西。

我都會自己主動去找老師，我有一個老師叫毓筠，他是滿洲王爺。我

閣有另外一個方向，著是我對哲學的興趣。當時我讀个攏是足硬个冊，譬如講「哲學概論」、「心理學」、「形而上學」、「佛學」的物件。

我攏家治主動去揣老師，我有一



們都叫他王爺，他的國學確實很飽學。我受他的影響很大，他教我們讀文本，古文、四書五經。他也有研究佛經、佛教「唯識論」的東西。

另外一位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王競雄。他是安徽人，啟發我對哲學的興趣，有一年，他說他不要教書了。他自己要去山上躲起來寫書。他沒有錢，毓筠一個月給他五百元，都叫我送去，我每個月要上山找王競雄。睡在山上的佛寺，跟他討論哲學問題，一直討論到天亮。這是我大學的時候的「求道精神」。

在大學的求學，對我後來做學問很重要。王競雄不止教我「形而上學」，教我哲學，還教我科學，他最有興趣的是「物理哲學」。我當兵時看了三十六本書，是一套德國物理教科書；還有「核子物理學」、「科學

一個老師叫做毓筠，伊是滿洲王爺。阮攏叫伊王爺，伊國學確實足飽的。我受伊的影響足大，伊教阮讀古文、四書五經。伊也有研究佛經、「唯識論」的物件。

另外一個對我影響上大的是王競雄。伊是安徽人，啟發我對哲學的趣味，一年，伊著講伊無愛教冊矣。伊家治一個欲去山頂 bih 起來寫冊。伊無錢，毓筠一個月予伊五百箍，攏叫我送去。我逐個月愛去山頂揣王競雄，睏佇佛寺，我著恰伊討論哲學問題，講歸暝，講到天光。這是我大學的時陣的「求道精神」。

佇大學的求學，對我後來做學問足重要。王競雄毋但共我教「形而上學」、哲學，閣教我科學，伊上趣味的是「物理哲學」。我做兵的時陣

概論」，我全都整本書看完。那時候已經對文學沒有興趣，就去追求哲學、科學，我還學過「集合論」、「邏輯學」，所以我的「邏輯思考」能力特別強。

畢業之後，接著就考進師大國文所，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「訓詁學」。其間和王競雄一樣每個月最少會見一次面。那個時候他跑去花蓮「禪光寺」靜修、寫書。他去哪裡我就跟著他去哪裡。在禪光寺碰到好幾個有理想的青年，跑去躲在那間佛寺裡看書。後來，這群人當中有三個人去坐牢，就是王競雄、陳列（當時叫陳瑞麟）還有我。

王競雄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愈來愈重，我也受他的影響。後來就開始

有看 36 本冊，是一套德國物理教科書；閣有「核子物理學」、「科學概論」，我嘛是歸本共看了。彼當時已經對文學無趣味矣，著去追求哲學、科學。我閣有學過「集合論」、「邏輯學」，所以我的「邏輯思考」能力特別強。

畢業了，隨著考入去師大國文所，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「訓詁學」。中間恰王競雄共款逐個月最少會見一擺面。彼个時陣伊走去花蓮「禪光寺」靜修、寫冊。伊去佗位我著綴伊去佗位。佇禪光寺拄著幾若个有理想的青年，走去 bih 帶彼間佛寺咧看冊。尾--仔其中有三个人儂去坐牢，著是王競雄、陳列（當時叫陳瑞麟）恰我。

王競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愈來愈



想要革命。我們這群朋友中有一個小孩子叫樊邦弘，很極端，有一次鼓舞說「我們要行動啊！」。我就去組織一個「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」，成員包括「東南工專」的學生。革命沒有成功，被國民黨抓起來，是被一個政大的職業學生出賣的。我把所有責任都一肩挑起來，結果，我那一案的小孩子都放了，只有我判十年，理由是「意圖叛亂而未著手實施」，如果「著手實施」，就是「唯一死刑」。那個法律叫做「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」。

我在新店、綠島坐過牢，後來蔣介石死掉，蔣經國想說要「大赦天下」，政治犯是減三分之一，後來在土城「仁愛莊」洗了兩年多的腦才出獄。實際上坐了六年八個月的牢。在裡面才發現說，不止有右派、有左派，也有統派、有獨派。

愈重，我嘛受伊的影響，以後著開始想欲革命。阮彼陣朋友有一个因仔叫做樊邦弘，真極端，伊著鼓舞講咱愛行動啊！我著組織一个「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」，成員包括我佇「東南工專」的學生。革命無成功，去予國民黨掠起來。是去予一个政大的職業學生出賣去的。我將所有的責任攏擔起--來，結果，阮彼案的因仔攏無代誌，干礁我判十年，理由著是「意圖叛亂而未著手實施」，若準「著手實施」，著是「唯一死刑」。这个法律號做「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」。

我佇新店、綠島坐過牢。後來臭頭仔死去，蔣經國想講欲「大赦天下」，政治犯是減三分之一，後來佇土城「仁愛莊」予您洗腦洗二年才放我出來。實際上攏總坐六年八個月的監。佇內底，我才發現講，毋但有右

我在裡面認識了一位難友顏尹謨，這個人改變我的思想，當時左派思想的人自然比較傾向統派。但他告訴我左派也有獨派，我從來沒有想過還有台灣共產黨。給我最大打擊就是魏京生事件，再來是「天安門事件」。從此我就徹底反對中國共產黨。我五月出獄，出來就參加黨外運動，正好遇到美麗島事件。

派、有左派，閣有統派、有獨派。

我熟似一个難友顏尹謨，這個儂改變我的思想，當時若左派的，思想自然會卡傾向統派的。但是伊共我講左派嘛有獨派的，我毋捌想著閣有台灣共產黨。我上大个打擊著是魏京生的代誌，閣來「天安門事件」，我著徹底反對中國共產黨。我 5 月出獄，出來著參加黨外運動，拄好拄著美麗島事件。

出獄後，「洪鯤」的翻譯恰政論

我出獄後沒有人要雇用。不然就是那工作不適合我的個性，我也沒有興趣。後來我就做我的工作。我的日文還不錯，就去找一些書，教人做生意的書，我看了有興趣就翻譯成中文，刊在經濟日報，由聯經出版。我翻譯的文章又很好，稿費比別人還高。

我出獄了後無儂欲倩。無，著是彼个頭路無適合我的個性，我嘛無興趣。到尾--仔我著做我的空課。我的日文袂 bái，著去揣一寡冊，教儂做生意的冊，看了趣味著共翻譯做中文，刊帶經濟日報，由聯經出版。我翻譯



那時候我的筆名叫做「洪鯤」，在黨外時代用「洪鯤」這個名字也寫了很多東西。我在《自立晚報》寫文章、在《夏潮》、《前進》當記者。我寫很多討論語言問題的文章。後來編成三本書，由前衛出版。

那時候沒有工作，我住在金山家，寫兩本書：《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》和《台灣禮俗語典》。這兩本書都是 1985 年出版的。那時候我見報率很高，可以說每一個月在各報章雜誌，都會看到我的文章，我就這樣開始出名。

因為我寫了《台灣禮俗語典》，中廣電台叫我去講這本書，也曾叫我去講「每日一諺」。因為每天播放，連阿公阿婆都知道我的名字。

的文足好的，稿費比別儂加卡峇。

彼陣我的筆名叫做「洪鯤」，佇黨外時代用「洪鯤」這個名嘛寫足濟物件。我佇《自立晚報》寫文章，佇《夏潮》、《前進》做記者。我寫真濟討論語言問題的文章，後來編做三本冊，由前衛出版。

彼陣我無頭路，我帶咧金山厝裡，寫兩本冊：《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》恰《台灣禮俗語典》。這兩本冊攏是 1985 年出版的。彼當時我的文章足 tsiáp 見報，會使講每一個月佇各報章雜誌，攏看會著我的文章，我 tsuânn-á 出名起來。

因為我寫《台灣禮俗語典》，中廣電台叫我去講這本冊，也捌叫我去講「一日一條俗語」。因為逐日放送，連老阿公、老阿婆都捌我的名。

台灣方言全面調查、台語文獻大量整理

1985 年開始，我開始做全台灣的方言調查。我做方言調查完全是自己出錢，拿一本簿子四處去記音，聽那裡的腔調。沿路找朋友，遊山玩水，兼做方言調查，很有趣。

其實我坐牢的時候，還聽了很多福建人講閩南語，福建閩南人的閩南語口音和我們不一樣，我就聽他們的口音、都記在頭腦裡。後來我做方言調查，頭腦裡頭有很多方言變體，有一部份是坐牢時聽來的。

1989 年，張炎憲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。他有一個計畫，我負責寫《台語研究文獻書目》，從此我開始跟中央研究院結緣。

中央研究院有一位研究員龔煌

1985 年起，我著家治去做全台灣的方言調查。我做方言調查完全家治出錢的，我提一本簿仔四界去記音，聽遐的腔口。沿路揣朋友，遊山玩水，兼做方言調查，真趣味。

其實我坐監的時陣，閣聽著真儂福建儂講閩南語，福建儂講話的腔口恰咱無共款啊，我著聽恁的腔口、攞記咧頭腦。後來我做方言調查，頭腦內底有真儂方言變體，有一部份是坐監的時聽來的。

1989 年，張炎憲佇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。伊有一个計畫，我負責寫《台語研究文獻書目》。就按呢我恰中央研究院開始結緣。

中央研究院有一个研究員龔煌



城教授，他是台灣研究「漢藏比較語言學」唯一的權威，他曾聽我演講。1980 年的時候，龔先生看我沒有工作，對方言調查又有興趣，就跟我說，要申請一個計畫調查台灣的方言。所以我就進去中央研究院，待了九年。

這九年中間，做好幾項計畫。第一項就是擔任龔先生的助理，完成了遍佈全台灣的方言調查。第二項是參加張炎憲主持的《台灣文獻書目解題》的撰寫計畫，使我得以自由進入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找資料。在那裡看到很多閩南語的文獻。閩南語有差不多一百本的字典，重要的我都有看過了，差不多看了七十幾本。包括《十五音》、《彙音寶鑑》，或是日本人、西洋的傳教士所做的字典，有長老教的，有荷蘭文的字典，甚至還有西班牙文寫的字典。我利用這個計畫，出了一套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》，十大本，裡面收了十四種辭書，每一本我都寫了很詳細的題解。另外，利用我方言調查的資料寫了一本《彙音妙

城教授，伊是台灣「漢藏比較語言學」唯一的權威，伊捌聽我演講。1989 年的時陣，龔先生看我無頭路，對方言調查閣有興趣，著共我講，欲請一个計畫調查台灣的方言。所以我著入去中央研究院，帶九年的時間。

這九年中間，做幾若項計畫。第一項著是擔任龔先生的助理，完成遍佈全台灣的方言調查。第二項著是參加張炎憲主持的《台灣文獻書目解題》的撰寫計畫，予我會凍自由入去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揣資料。佇遐看著足濟閩南語的文獻。閩南語有差不多一百本的字典，重要的我攏有看過矣，差不多看七十幾本。包括《十五音》、《彙音寶鑑》，抑是日本儂、西洋的傳教士所做的字典，有長老教的，有荷蘭文的字典，甚至閣有西班牙文寫的字典。我利用這個計畫，出

悟與古代泉州音》，可以說是閩南語音韻史最詳細的研究。

一套冊叫做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》，十大本，內底收十四種辭書，每一冊我攏有寫真詳細的題解。另外，利用我方言調查的資料寫一本《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》，會使講是閩南語音韻史上蓋詳細的研究。

開班教台語

我去中央研究院以前，大概 1988 年或 1989 年，那時候我媽媽說她要搬家，叫我出去外面住。我就把台北地圖拿出來，找地圖，到底我要去哪裡呢？這裡，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！這地方是深山內，台北最幽靜的石碇。我一個小妹叫瑞珍，她載我，就車開進去，開到一個地方，看到一個「盆地」，山那邊一間房子很漂亮，正身護龍（即所謂「三合院」）的石屋。屋主住在景美，騎摩托車來半小時就到了，說一個月租金兩千元。

我去中央研究院以前，大概 1988 年抑是 1989 年，彼當時阮老母講伊欲搬厝矣，伊叫我愛出去外口稅厝。我著台北地圖掀出來，揣地圖，到底我欲去佗位呢？遮，這著是我欲去的！這個所在是深山林內，台北上蓋幽靜的石碇仔。我一個小妹叫瑞珍，伊共我載，著車駛入去，駛到一個所在，看著一個湖，湖著是「盆地」，山彼另一間厝足靖的，正身護龍石頭起个



那時候我在台語文界已經很出名了，台語文界很多人都認識我。有一些人會來向我請教，我說那我開一個班免費來教你們。以前在做台語運動的人，每個都非常有熱情，從來不曾去想到錢的問題，有人要聽課就很高興了。

那時黃勁連開了一間補習班，有一間教室，可以借給我。台語班差不多十幾個人，差不多有三個月的時間，每個禮拜都上課，我也曾邀請鄭良偉來講過課。我帶大家讀台語文獻，還有教他們音韻的問題，一些台語的基礎知識。現在台語文界的領導人物約有一半都是那時候出來的。後來出名的像黃勁連、杜建發、陳憲國、邱文錫、林錦賢、吳秀麗、黃冠人，還有駱嘉鵬這幾位都是台語班的學

古早厝。厝頭家帶佇景美，騎 oo-tóo-bái 起來半點鐘著到矣，講一個月稅兩千箍。

彼當時我佇台語文界已經出名矣，台語文界足濟儂攏捌我。有一寡儂攏會來共我請教，我講按呢我來開一个班免費共恁教。古早塊做台語文運動的儂，逐个攏嘛足有熱情，從來毋捌去想著錢的問題，有儂欲聽著足歡喜矣。

彼當時黃勁連開一个補習班，有一間教室，會凍借我。台語班差不多十幾個儂，有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，逐禮拜攏上課，我嘛捌邀請鄭良偉來講過課。我 tshuā 逐家讀台語文獻，閣有共恁教音韻的問題，一寡台語的基礎智識。這馬佇台語文界的領導人物差不多一半攏是彼 tang 時仔出身的。

員。

後來出名的像黃勁連、杜建發、陳憲國、邱文錫、林錦賢、吳秀麗、黃冠人，閣有駱嘉鵬這幾個人攏是台語班的學員。

成立台灣語文學會，制定 TLPA

到了 1991，我有做兩項工作，第一件就是成立「台灣語文學會」，已經十幾年了。我是第一屆的秘書長，會長曹逢甫，TLPA 就是我們那時候討論訂出來的。董忠司在《台語文摘》革新版第一期裡面一篇文章對這個過程有詳細記錄。¹到 1995 年教育部推薦，1998 便正式公佈，TLPA 變成全台灣最流行的一種拼音方案。

1985 年以後，很多人熱衷台語，有的人主張教羅，也有像林繼雄的現代文書法，許曹德發明諺文，和我同

到甲 1991，我有做兩項空課，第一件著是成立「台灣語文學會」，已經十幾年矣。我是第一屆的秘書長，會長曹逢甫，TLPA 著是阮彼當陣討論定出來的。董忠司佇《台語文摘》革新版第一期內底一篇文章有記錄這個過程。到 1995 年予教育部推薦，1998 著正式公佈，TLPA 變做全台灣上蓋流行的一種拼音方案。

1985 年以後，足濟儂塊痛台語。有的儂主張教羅，也有親像林繼雄的

¹ 董忠司〈台灣語音音標方案的擬議和完成〉。



樣主張一樣用諺文，他還有出書。我的看法是，漢字要有限制，不要有這麼多漢字，譬如說如果三千字就已經很多了，其它寫不出來的字，我們可以學日本用假名，學韓國用諺文。所以我用韓國字拿來改，加上聲調符號，就可以完全來描寫台語。

到底我們台灣的音標要用哪一種，台灣語文學會沒有成見，有可能性的都把它們收集起來，分成六類。包括教會羅馬字、王育德改良式、林繼雄式、還有ㄅㄆㄇ、假名，和我提出的諺文式。結果大家評估，提出四大原則，十大標準，這些學者都很客觀，用學術的觀點來評估。

到後來教會羅馬字得第一名，ㄅㄆㄇ是第二名，再來諺文第三名，最後決定用教會羅馬字做為基礎方案。接著進一步討論，教會羅馬字是不是

現代文書法，許曹德有發明諺文式，佻我共款主張用諺文，伊閣有出冊。我的看法著是講咱的漢字愛有限制，勿遐濟漢字，譬論講若 3000 字著足濟矣，其它寫袂出來的字，咱會凍學日本用假名，學韓國用做諺文。所以我用韓國字提來共改，加上聲調符號，著會凍完全來描寫台語。

到底咱台灣的音標欲用 tá 一種，台灣語文學會無一定著愛按怎，有可能性的攏共收集起來，分做六類。包括教會羅馬字、王育德改良式、林繼雄式、閣有ㄅㄆㄇ、假名，閣我提出的諺文式。結果逐個評估，提出四大原則，十大標準，遮的學者攏足客觀，用學術的觀點來評估。

到尾--仔教會羅馬字第一名，ㄅㄆㄇ是第二名，閣來諺文第三名，最

需要修改？全票都認為需要修改，但是小修不要大修，而且要向國際音標方向修改，我們就將教會羅馬字修改得像 IPA。聲調的部分，好處理也是我們的原則，結果決定採用數字式。

討論完以後，其中有兩個人反。第一個就是江永進，他另外再去訂一套，後來向通用派靠攏。另外一個是張裕宏。他還沒有來台灣語文學會以前，自己有一套拼音方式叫「拼調法」，二十六字母我們沒有全部用到，沒用到的，就拿來當聲調符號，拼湊起來，也不錯。但是他後來卻被鄭良偉說服，走回原路，變成最保守的白話字派。

後著決定欲用教會羅馬字做基礎方案。進一步討論講，教會羅馬字是母是需要修改？全票攏認為需要修改，但是小修毋好大修，而且愛向國際音標方向落去修改，阮著將教會羅馬字修改甲像 IPA。聲調的部分，好處理嘛是阮的原則，結果決定採用數字式。

討論了以後，其中有兩個儂反。第一个著是江永進，伊著另外閣去創一套，到尾--仔倚去通用派。另外一个 是張裕宏，伊猶未來台灣語文學會以前，著有家治一套拼音方式叫「拼調法」，26 字母咱用無透，無用著的，著用來做聲調符號，鬥鬥起來，嘛是袂 bái。但是伊到尾--仔予鄭良偉說服去，tsuânn-á 愈行倒頭，變做上蓋保守的白話字派。



關於台語文字，鄭良偉提出的方案最實用，漢字若是不會，就用羅馬字，這其實就是我的主張。我不是反對漢字和拼音字結合，反對的是，羅馬字和漢字不搭配，漢羅合用光文字的形式就感覺很沒有水準，所以拼音字主張要用諺文。全部羅馬字我也贊成。他們對我有些誤會，認為我一定要寫漢字才高興，說我是漢字派的，我不想要和他們爭論。

關於台語文字，鄭良偉提出的方案上蓋實用，漢字若袂曉，著用羅馬字，這其實著是我的主張。我毋是反對漢字佻拼音字結合，是反對講，羅馬字佻漢字袂合(háh)，漢羅合用，干礁文字的形式著感覺足無水準的，所以拼音字主張用諺文。攏全羅的我嘛贊成。您對我有一屑仔誤會，認為我一定愛寫漢字才會爽，講我是漢字派的，我無愛去哈您諍。

創刊《台語文摘》

要從事台語文運動，不能單單只靠熱情，一定要做研究。要去重視傳統的東西，最重要的，民間文學才是我們的沃土。布袋戲、歌仔戲、南管，這才是我們的寶貝。那時候我秉持著這個思想，就辦了《台語文摘》。《台語文摘》分成兩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辦了二十四期，那時候大概 1989 年，

欲做台語文運動，干礁熱情無夠，一定愛有研究。愛來去重視傳統的物件，上蓋重要的，民間文學才是咱的肥底。布袋戲、歌仔戲、南管，這才是咱的寶貝。彼當時我就是以這個思想，來辦《台語文摘》。《台語

一個月出一本，不是正式的雜誌，剪報而已。雖然是剪報，影響卻很大，有學術論文、創作，甚至是自己寫的也打字貼上去；不是純粹都是剪的。

到最後，我覺得一直剪人家的東西也不行，我們自己來編。我就去招兵買馬，成立「台語社」，台語社總共 21 個人，一人出一萬元，拿來給我編革新版《台語文摘》。總共辦四期，虧很多錢，賣也賣不了多少錢，一出刊就馬上過期。但是我們品質都是一流的，第一期的總編輯是路寒袖。第二期到最後他就慢慢交給了許亮昇。

《台語文摘》虧錢，黃勁連就建議說要出專刊，一樣叫做《台語文摘》，不要叫雜誌社，叫「台語文摘出版社」。所以《台灣囡仔古》、《台灣囡仔歌》、《台灣經典笑話》、《台

文摘》分做兩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辦 24 期，彼當時大概 1989 年，一個月出一本，毋是正式的雜誌，剪報 niâ。雖然是剪報，影響足大的，有學術論文、創作，甚至阮家治寫的嘛會扑字貼上去；毋是純粹攏總剪的。

到尾--仔，我想講咱一直較儂的物件嘛袂使，咱家治來編。我著去招兵買馬，成立「台語社」，台語社攏總 21 个儂，一儂出一萬箍，提來予我編革新版《台語文摘》。攏總辦 4 期，了錢了足濟，賣也賣無外濟錢，隨出來著隨過期。但是阮品質攏是一流的，第一期的總編輯是路寒袖。第二期到尾--仔伊著慢慢仔交予許亮昇。

《台語文摘》了錢，黃勁連著講愛出專刊，共款叫做《台語文摘》，勿叫雜誌社，叫「台語文摘出版社」。



灣哲諺典》…，總共出了七本。那時候許亮昇當總編輯，他是我訓練出來真正有辦法寫、記音，是很優秀的人。

《台灣囡仔古》、《台灣囡仔歌》、《台灣經典笑話》、《台灣哲諺典》…，攏總有出七本。彼當時許亮昇來做總編輯，伊是我訓練出來真正有法度寫、記音，是真 gâu 的儂。

出版台語相關書籍、創刊《掖種》

我 1992 年出了三本書。《台灣語言危機》是我在黨外時代所寫的，針對有關語言政策的問題，提出批判的文章。《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》收我研究台語文字形式的文章。《台灣方言之旅》是我台灣頭走到台灣尾，所寫的方言調查紀行。《台灣方言之旅》這本書，在學術界影響很大。年輕學者中有很多人是我看到我這本書，才去讀語言研究所，走這條路的。或是像張屏生將這本冊當成聖經。他告訴我他隨時帶在身邊，到處去做調查，印證我所紀錄的絕大部分是正確的，極少部分有一點出入，他會告訴我。

1992 年前衛有出我三本冊。《台灣語言危機》是我仔黨外時代所寫的，針對有關語言政策的問題，提出批判的文章。《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》收我研究台語文字形式的文章。《台灣方言之旅》是我台灣頭行到台灣尾，所寫的方言調查紀行。《台灣方言之旅》這本冊，仔學術界影響足大。少年學者中間有足濟儂是看著我這本冊，才去讀語言研究所，行這條路的。抑是像張屏生將這本冊當作聖

潘科元也算是天才型的孩子，不用人教，自己就瞭解的那種人。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時候，他讀政治大學而已，看到我《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》，他感覺很高興，就跑來找我。

還有一個楊允言，我教允言比教科元還多，我一字一字教他寫。就是他們這些大學台語社，雖然他寫的東西全是鄭良偉的形式，但是在漢字使用台語作文的基礎訓練，我也有一點貢獻。

我還發刊了一種台語雜誌《掖種》，它是台灣台語社的機關刊物，我是台語社的創社社長。現在全台灣在編教科書的老師，大部分直接或間

經。伊共我講，伊隨時紮佇身軀邊，四界去做調查，印證我所紀錄的絕大部分是正確的，極少的部分有小可仔出入，伊會共我講。

潘科元算做是天才型的囡仔，免儂教，家治會曉的彼款型的儂。我佇中央研究院的時陣，伊讀政治大學，看著我《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》，伊感覺足歡喜，著走來揣我。

閣有一个楊允言，我教允言比教科元卡濟，我一字仔一字教伊寫。著是講您遮的大學台語社，雖然伊寫的物件攏總鄭良偉的形式，但是佇漢字使用台語作文的基礎訓練，我 uân-ná 有貢獻著。

我閣有出版一種台語雜誌《掖種》，著是台灣台語社的機關刊物，我是台語社的創社社長。這馬全台灣



接都受到我的影響。我的書很多，他們都有去看，尤其是《台語文摘》、《掖種》他們都會去看。所以他們用字全都《掖種》的那一套比較多。《掖種》出了 35 期的樣子。

卸任兩任台語社社長以後，我就對這些文學創作比較沒有去過問。但是以前出的那些書，我現在還在重新做修改，想要再重做。1996 以後，我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，就是去讀博士班。

讀博士班，當老學生

我去讀博士班有個原因，那時我在中央研究院，他們每一個月開講論會，討論語言學的問題，我發現現代語言學都聽不懂，我就說我要去進修。讀博士班之後，我完全走進學術

塊編教科書的老師，大部分直接抑是間接攏有受著我的影響。我的冊足濟，您攏有去看，尤其是《台語文摘》、《掖種》您嘛會去看。所以您的用字攏是《掖種》的彼套卡濟。《掖種》出 35 期的款。

做兩任的台語社社長卸任了後，我著對文學創作的代誌卡無咧 tshap (但是往過出的遐的冊，我這馬閣重新修改，欲閣再版)。1996 年以後，我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，著是去讀博士班。

我去讀博士班有一個原因，彼當時我佇中央研究院，您逐個月開講論會，討論語言學的問題，我發現彼現代語言學我聽攏無，感覺我著愛來去

了。

雖然說我學的語言學依然是西方的，但是那是「結構主義」的語言學。我在讀大學時，就知道有 Chomsky（喬姆斯基）這個人，那時王士元有一本《變換律語法》，我根本看不懂。進去研究所唸博士班時我才讀 Chomsky 的書，讀很多現代語言學的書，現代語言學非常進步，1990 年代那時候，語言學有大變動，Chomsky 已經不再流行了，變成「自主音段音韻學」（autosegmental phonology），1993 以後 OT（Optimality Theory，優選論）就變成主流。

我讀研究所以後，現代語言學就都聽得懂了，以後寫作的方式，就完全不一樣了。我有一個調查計畫「台灣閩南語音變趨勢」，是社會方言學的研究，社會方言學以往沒有有人在

進修。讀博士班以後，我完全行入去學術矣。

雖然講我以前學的語言學 uân-ná 是西方的，但是彼是「結構主義」的語言學。我塊讀大學的彼時陣，著知影有 Chomsky 這個儂，彼陣仔王士元有一本《變換律語法》，我根本都看無。入去研究所讀博士班我才讀 Chomsky 的冊，讀真儕現代語言學的冊。現代音韻學足進步的，1990 年代的時陣，語言學是一個大變化，Chomsky 已經無流行矣，變做「自主音段音韻學」（autosegmental phonology），1993 年以後 OT（Optimality Theory，優選論）著變主流矣。

我讀研究所以後，現代語言學就攏聽有矣，我以後寫作的方式，著閣完全無共款矣。我有一個調查計畫



做，我算是第一個。

2003年，我拿到博士學位，博士論文就是對台灣的閩南語發展的趨勢，用社會語言學的方式來做調查，發現台灣的方言到底要怎麼變化，是可以預測的，因為我做社會方言學，圖一畫出來，曲線是這樣，他以後要變往哪個方向已經畫好了。

論文主要是講漳州音、泉州音在台灣混合結果，究竟我們要取漳州音或者是泉州音，都有一個道理。例如這個詞要讀漳州音，或要讀泉州音，台灣普通腔有自己的選擇。而變化的方式是漸層變化，而且還有結構擴散的現象，這就是我的貢獻。

「台灣閩南語音變趨勢」，是做社會方言學的研究，社會方言學過去無儂塊做，我是算第一個。

2003年，我提著博士，博士論文集是對台灣的閩南語發展的趨勢，用社會語言學的方式來做調查，發現台灣的方言到底欲 uì 佗位變，會凍預測，因為我做社會方言學，圖畫出來，曲線是按呢，伊後擺欲變 uì tuè 已經共汝畫好矣。

論文主要是講漳州音、泉州音佇台灣混合的結果，到底咱欲取漳州音抑是泉州音，攏有一个道理。譬論講這個詞欲讀漳州音，抑是欲讀泉州音，台灣普通腔有家治的選擇。益變化的方式是漸層變化，而且閣有結構擴散的現象，這著是我的貢獻。

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成立

1996年，鄭邦鎮教授突然打電話叫我去靜宜兼課，教語言學概論，一開始就幫我直接申請到副教授的職稱，所以我沒有拿過講師證。1999年應聘去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，這是我出獄以後第一個正式的職業。我2003年升教授、2004年台中教育大學台文系成立，曹逢甫推薦我來主持，校長對我也很禮遇，親身跑去元智大學借調。

我有一個條件，就是說從頭來。舊的老師如果要進來台語系都要經過審查，台語系包括課程的設計、老師如何聘請、教室怎麼蓋、隔間、設備，全部都是我一手把它建設起來。我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這裡。這個工作對我學術研究也有真大的傷害，時間全都沒了。

1996年，鄭邦鎮教授雄雄敲電話叫我去靜宜兼課，教語言學概論，一開始替我直接申請著副教授的職稱，所以我無提過講師證。第二冬伊著共我申請副教授證通過。1999年我應聘去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，這是我出獄以後第一個正式的頭路。我2003年升教授，2004年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成立，曹逢甫推薦我來主持，校長對我嘛足禮遇，親身走去元智大學共我借調。

我有一個條件，著是講 uì 頭--仔來。舊的老師若欲入來台語系攏愛經過審查，台語系包括課程的設計、老師按怎倩、教室按怎起、隔間、設備，全部攏我一手共伊建設起來。我全部的精神攏囡佇遮。這項空課對我學術



好在，台語系到現在，老師、學生全都很不錯，對系很認同，很團結，好像一家人那樣子，學生很活潑，表現很好，得了很多獎。這是值得安慰的地方。

研究嘛有真大的傷害，時間攏無去矣。

好佳哉，這個台語系到這馬，老師、學生攏袂 bái，對系足認同，足團結，甲那一家伙仔儂共款，學生真活潑，表現真好，得真儕獎。這是值得安慰的所在。

國語會的台羅拼音制定

我 2005 年去做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委員。國委員會從 2000 年開始，我都是被排斥在外。那時候是通用的人掌權，他們可以說像去包工程那樣把國語會包起來，整個國語會要聘用誰做委員，全都是他們在處理的。他們叫來的人都是通用拼音的人，訂的當然是通用拼音。2003 年換鄭良偉做，還是沒有叫我去。

2005 年杜部長才點到我的名

我 2005 年去做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委員。國語會 uì 2000 年開始，我攏是被排斥在外。彼當時通用的人掌權，您會使講像去 bauh 工程按呢共國語會包起來，歸个國語會欲倩啥儂做委員，攏您塊撿的。您叫的儂攏是通用拼音的儂，訂的當然是通用拼音。2003 年換鄭良偉做，嘛無叫我去。

2005 年杜部長點我的名，叫我去

字，叫我去當國語會委員。但是從主委、常委到多數的委員都是通用派的人，TLPA 派只有三個，教羅派只有兩個。那時我就不客氣了，我說你們這些人誰敢說是台語學家！學術證據拿出來！否則你們都是投票部隊。不可以投票，講道理！到後來只好修改條文，就是閩南語拼音方案如果要投票，需要四分之三出席，四分之三同意才可以定案。這樣一來通用派的投票部隊就破功了。

當時的主將是我和李勤岸。李勤岸他比較能顧大局、讓步、和人協調，他還年輕但是心胸寬大。還有施正鋒，很有政治手腕。大家明白教羅和 TLPA 本來就是兄弟，再吵下去一定會死。在施正鋒主持之下，兩派各派六個人來協調，開兩次會我們就協調好，協調成「台羅」。聲調部分尊重教會羅馬字，韻母部分主要尊重 TLPA，訂一些兩邊可接受的原則出

做國語會委員。但是 ui 主委、常委到多數的委員攏是通用派的，TLPA 派干礁三个，教羅派兩個。彼當時仔我著起鱸鰻性矣，我講恁遮的儂啥麼儂敢講家治是台語學家？學術資格提出來！若無恁攏是投票部隊。袂使得投票，講道理！到尾--仔只好改條文，著是閩南語拼音若欲投票愛四分之三的出席，四分之三同意才會使定案。按呢通用派的投票部隊著破功矣。

當時的主將是我佻李勤岸。李勤岸伊卡會凍顧大局、讓步、佻儂協調，雖然猶少年但是心胸卡闊。閣一个施正鋒，真有政治手腕。逐家知影教羅佻 TLPA 本來著是兄弟，閣冤落去穩死的。佇施正鋒主持之下，兩派各派六个儂來協調，開兩擺會阮著摵好矣，摵做「台羅」。聲調的部分尊



來。

所以我們就開始宣傳、連署，有五十幾個組織，三十幾個語言學家簽名支持。到最後部長親身參與會議，定案的台羅版本跟我們協調的草案差不多。

重教會羅馬字，韻母的部分主要尊重 TLPA，訂出一寡仔兩片會凍接受的原則出來。

所以阮著開始宣傳、連署，有 50 幾個組織，30 幾個語言學家簽名支持。到尾--仔部長親身參與會議，定案的台羅版本哈阮協調的草案差無外儕。

洪惟仁簡歷

表 2 - 1 洪惟仁簡歷

1946	1 歲	出生於嘉義新港
1958	13 歲	新港國民學校畢業
1962	17 歲	基隆市立第二初級中學畢業
1965	20 歲	省立基隆高級中學畢業
1969	24 歲	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文學士
1970	25 歲	東南工專兼任講師（~1972）
1972	27 歲	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碩士 辭修高中教師

表 2 - 1 洪惟仁簡歷

		觸犯「戒嚴時期懲治叛亂犯條例」在獄（~1979）
1979	34 歲	翻譯（日譯中/英譯中，筆名洪鯤）、自由撰稿（~1987）
1984	39 歲	《夏潮論壇》記者
1985	40 歲	台灣語言調查、文化調查個人研究（~1987）
1987	42 歲	居石碇，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兼任助理（~1988）
1988	43 歲	擔任中研院史語所約聘助理研究員、專任助理（~1993）
1991	46 歲	台灣語文學會成立，任第一任秘書長
1993	48 歲	日本交流協會「長期聘用專門家」身份在天理大學訪問研究（~1994）
1994	49 歲	中研院史語所專任助理（~1996） 復興劇藝實驗學校歌仔戲科兼任台語文教師（~1995）
1995	50 歲	台語社社長（~1997）
1996	51 歲	台灣文化學院兼任副教授 靜宜大學兼任副教授（~1999）
1999	54 歲	元智大學專任副教授（~2004）
2001	56 歲	台灣語文學會第六、七屆會長（~2006）
2003	58 歲	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文學博士
2004	59 歲	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兼主任（迄今）
2005	60 歲	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（迄今）



洪惟仁重要台語文著作

- 1985, 《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》 台北：自立晚報
- 1986, 《台灣禮俗語典》 台北：自立晚報
- 1986, 《回歸鄉土回歸傳統》 台北：自立晚報
- 1988, 《台灣漢語方言文獻分類書目》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資料叢刊之二（手稿）
- 1992, 《台灣方言之旅》 台北：前衛出版社
- 1992, 《台灣語言危機》 台北：前衛出版社
- 1992, 《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》 台北：前衛出版社
- 1993, 《台灣哲諺典》 《台語文摘》專刊第5期
- 1993, 《台語經典笑話》 《台語文摘》專刊第6期
- 1993, 《台灣囡仔古》 《台語文摘》專刊第7期(合著)
- 1993, 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》共10冊 台北：武陵出版社
- 1996, 《『彙音妙悟』與古代泉州音》 台北：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
- 1996, 《台灣文獻書目解題：語言類》 台北：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
- 1997, 《高雄縣閩南語方言》 高雄：高雄縣政府
- 1997, 《新竹市志：住民志：語言篇》 新竹：新竹市政府

